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382  
9 October 1975

CHINESE

## 大会

### 第三十届会议

#### 第二三八二次全体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星期四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穆图阿利先生 (扎伊尔)  
(副主席)

后期：额尔敦别列克先生 (蒙古)  
(副主席)

#### — 一般性辩论〔9〕(结束)

##### 发言人：

巴雷罗先生(巴拉圭)

梅洛·安图内斯先生(葡萄牙)

阿斯纳杰先生(也门)

布特弗利卡先生(阿尔及利亚)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十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五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三十分开会

议程项目 9 ( 结束 )

一般性辩论

巴雷罗先生 ( 巴拉圭 )：首先我要代表巴拉圭代表团向本届大会主席致以诚挚的祝贺。我们热烈祝贺他当选为大会主席，并且确信他的智慧、高度的公平感、和他对国际社会的事业的忠诚，将会保证我们得到圆满成功，为这个世界组织及主席的伟大的祖国增光。

其次，我愿意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业的忠诚不懈，和他为达到这个目标所作的不断的努力。

我们衷心地欢迎新加入联合国的会员国：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佛得角共和国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并且要祝愿这些友好国家繁荣昌盛。

巴拉圭意识到联合国会籍普及原则的全面意义。它了解到，这个原则意味着所有国家在它们不断力求达到和平、安全、正义和发展这些崇高目标时具有一致的诚意。

巴拉圭确信，本组织所有国家的这个集会，不会是个敌对和顽固对峙的集会，而是个进行协商和诚实对话的论坛，在这儿，各国会把所有基于地区性集团、政治意识或偏狭的自私自利的考虑，摒弃一旁，共商世界所需要的解决办法。

我曾多次在这个讲坛上说，巴拉圭满怀希望地参加这些世界性会议，并对一切朝着正义、和平和鼓励人人的努力作友好的支持。

但是我们也说过，单单宣扬和平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把和平变成现实，并把它从高高在上的、不可捉摸的、有着超凡价值的阶段，带到友好对话、和谐及文明共存的阶段上来。

巴拉圭所渴望的和平，是一种基于人类尊严和自由的和平，是一种基于各国经

济福利的和平，是一种基于严格遵守各国人民和政府所作出的保证的和平，是一种不会压制人人有权——仅仅由于他是一个人——表示异议及提出个人理由的和平。

和平并不仅是没有军事对峙。不能因为以前有刀剑的响声、有人丧失生命、有公开的军事对峙，而现在沉默了，就可以算是和平。和平必须是加强正义和互相尊重的秩序。

和平必须是尊重人类的基本自由，以及人类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和尊严而创立的集团的自由。

当国际协定变成一纸空文时我们就不能够谈到和平。当我们看到整个民族因为武力威胁受到象战争般的统治时我们就不能够谈到真正的和平。这种统治往往是由于得到邻国或明或暗的干预而造成的——无论这种干预是以什么名义进行。

当我们在国际场所和论坛上能以一种严格正义感来判断所有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谈到真正的和平。这种正义和节制感首先应当在人的心灵中找到，然后才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我们必须本着这种节制感，公正不倚的态度来判断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冲突，联合国和全人类才能得到胜利。

巴拉圭所寻求的和平，是基于得到最高价值的和平。没有这最高价值的和平，各国人民、各国政府、各制度间的共存就不可能是牢固和肯定的了。这些最高价值，是唯一的目標，可以使本组织的工作非常高尚，可以使这个机构成为值得人尊敬的严肃讲坛，和使国际社会获得成就的不败力量。

直到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真正彻底地具有这种看法，至于要付出多少代价和牺牲，在所不顾时，我们才能为后代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事实上，我们将会为加强一个真正能够容纳团结和共存的广泛的国际秩序而努力。我们将致力于富有创造性的和平，这是一切善和美的泉源，摒弃统治、霸权，摒弃各个集团的利益、摒弃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领土方面或仅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野心。

假如我们放弃精神上的价值，而屈从于任何具体考虑——这些考虑往往是暂时的和变化的——我们就对这个应该向往和努力争取的新国际秩序没有什么贡献了。

我们也不相信那些字句的神奇效力，它们被用的次数已经这么多，以至听来空洞，或是引起人们的怀疑了。

关于“缓和”的话已经说得很多了，但备战的乌云仍停留在地平线上，我们每天仍在报刊上读到关于纯粹为了冲突和死亡而设计的军火在买卖上有巨大增加的消息，狭隘而主观的利益在国际组织中仍阻碍一个更好的更公正的世界秩序的建立。

在缓和的名义下，牺牲整个国家自决权，已视同既成事实而被接受。有些人把战争看成为不可避免的——这些战争是未考虑到大多数人民，而以各种手段强加于他们头上的，但这些人民应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只要在新闻媒介中或国际场合中还有人提倡词语上或意识形态上的暴力，只要还有人呼吁摆出在任何时候和对任何问题都是唯一的普遍真理拥有者的危险姿态，现在和将来都永远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缓和。

和平是人类和国家的思想反映。让我们解除思想的武装，从而消除可能成为战争和暴力的温床。假如我们不忠诚致力于和平与容忍之道，我们就无助于和平与正义的事业，也无助于巩固一个更加公平、繁荣和幸福的世界的事业。

不论我们对和平或侵入人们脑海的憎恨说了些什么，都不能帮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然而这个新的世界秩序正是我们将来任何进展的中心点。

发展中国家不能再继续等待在国际水平上有一个新的公平秩序。国家的挫折人类四分之三的挫折，可能使我们掉到难以相信的深渊。这是真理和一切人得到正义的时刻，这是消除不公平的特权情况的时刻了——虽然这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减少消费。

如果工业化国家本着它们已发展的经济没有要大家繁荣和帮助落后国家取得进展的诚挚愿望，联合国特别方案、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都不会得到进展。

为了寻求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现在迫切需要使协商和协议变成实际存在的事。

经过一个短暂的时期之后，发展中国家再次在初级产品方面陷入困境。而现在

有更加令人不安的情形。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了，并妨碍到发展的传统参数。除了发展不足以外，我们还有从工业化国家而来的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和在它们的经济中的经济衰退和经济停滞。

目前时期充满着极大的危险，这些危险来自国际战争的可能温床和世界——这个世界为绝大部分人谋福利——面临的危险局势。现在正是去平静地思考和了解大多数国家的需要的时候了。现在正是时候去进行全面的协商的时候了。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而不是空谈的时候，因为人们不再相信随风而逝的空谈。现在正是时候去缩小由于自然资源的所在地或国家的地理位置所造成的差距了。

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必须缩小，这不仅是为了较贫穷的国家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经济富裕的国家的利益；因为如果遇到购买者在收支平衡上有严重的赤字的话，这些富裕国的输出也一定会要减少。

饥饿、食物缺乏、住屋、教育、多数人缺少就业机会、卫生、社会保障、土地改革等问题是对人类和对世界本身的安全的挑战。不管工业化国家有怎么样的名字，也不管它们的社会地位或政治立场如何，假如没有它们为发展中国家作出真正牺牲的诚挚愿望，我们是不能应付这些挑战的。

巴拉圭希望重述它在这个大会一直说的话。我们非常感谢联合国在人民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人们可能会怀疑联合国在政治上有找到持久解决办法的能力。政治领域内的进展是困难的、缓慢的、冲突的和难以捉摸的。但是没有人能否认联合国通过它所有的机构，在促进各国的发展方面，做着非常令人赞赏的工作。请让我代表巴拉圭对本组织各专家所做的工作和我国从联合国得到的合作表示感谢。

联合国依然面临着石油输入国家所遭遇的严重局势。生产国家有充分理由保护它们自己的利益，同时也有充分理由为这些不能再生的资源得到合理的补偿。但是，鉴于石油价格的新上涨，我们就面临着目前的严峻的现实：由于这个原因，各国的经济正在或将要遭受更大的困难。当我们考虑到随着发展中的石油输入国

的戏剧性事件而来的挫折时，这个戏剧性事件也就变得更大了。它使发展努力毫无成果；它减少创立新的基础结构的可能性，或使它们为自己的共同发展必须输入的设备条件和维持它们人民基本必需的工作和就业来源的条件变得更不稳定。

巴拉圭希望联合国可以为这些可怕的共同困难找出公平的解决办法。

各国之间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正义，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经济存在——在健全的经济下，不再有多数国家受苦，少数国家独享繁荣的现象。同时我们可以补充一句，特权可以来自各国更大的一体化发展。或对今日的技术世界所必需的自然资源的开发。

正如巴拉圭立宪总统所正确地说出那样：

“在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中，我们必须强调各国间维持和平的需要，强调各国间的友好关系、合作和团结，同时，不管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把我们忠于文明和文化的原则的共同感情更紧密地连在一起。”

巴拉圭是个内陆国家，虚心地注意着海洋法会议的工作，留意提防它的权利，但准备协商继续进行。到目前为止，实际情况远难鼓舞人心。尽管海洋法会议主席着重提出了要求，各国在申延自己的领土管辖权方面仍是作出单方面的宣布，致使将来的会议有更多的障碍要克服。

巴拉圭重申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七日在哥斯达黎加的圣约瑟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第一届常会中，外交部长劳尔·萨佩纳·帕斯托教授博士所说的话：

“巴拉圭共和国是一个内陆国家，其地理和历史环境使它失去一个沿海地区所拥有的特别利益。然而，巴拉圭有权享有公海的自由、不受限制的航运、渔业资源、海中和空中的财富。沿海国家任意扩展其领海的范围来增加它们的主权，就是任意限制巴拉圭共和国和所有其他内陆国家的权利。”

巴拉圭希望会依照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在近东建立永久的和平。我们相信，最近有关西奈半岛的协议，是沿着通向确实和平的艰险的道路的重要的第一步。这是我们在其他冲突地区也会走这样的一步。

我们对塞浦路斯问题也说同样的话，塞浦路斯问题到现在为止甚至对联合国的威望也作出了挑战。

巴拉圭一向支持逐渐非殖民化的进程。在这方面，它愿意支持撒哈拉人民自由行使自决权和直布罗陀、伯利兹和马尔维纳群岛等殖民飞地的消失。

巴拉圭和其他国家一样，可以理解地关注到有就棘手的巴拿马问题取得协议的必要，同时了解到这个问题的持续不决会大大地影响到西半球的关系。因此，我国政府希望以它认为适当的任何方式，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以寻求能确保这个问题获得适当解决而又为整个拉丁美洲地区所满意的办法。拉丁美洲始终都在力图保卫它本身的主权和安全。

巴拉圭一向支持联合国接纳新会员国，从而使本组织没有歧视和不加挑选地成为一个会籍普及的组织。

因此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会拒绝接纳南朝鲜加入这个国际社会。假如到目前为止这个被分裂为两部分的半岛只有一部分要求加入联合国，我们有什么正当的理由把门关上，不让它进来呢？这样做并不能使联合国的会籍更加普及。两个朝鲜中一个加入了可能会加速另外一个的加入。很难相信联合国中有两个朝鲜会使它们之间的对话发生困难或是阻碍和平统一的进程。两个朝鲜的加入会永久表示要朝着正确方向走在正确路上的承诺，同时也表示要以和平行动达到这个目标的承诺。

不应该有任何强迫的或反复无常的歧视。我们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要适用不干涉内政的健全原则。

只有两个朝鲜的人民才能合法地决定他们要什么，而这只能由朝鲜人民作自由和民主的协商且无那些自称为真正代表人民的极权集团插手才能够达到。

不可思议的是一些曾经在某一时期阻止越南共和国加入的国家现在却表赞成。这些国家当时拒绝支持南越加入是因为南越有一个反对北越政权的多党、代议政权存在。但是南方现在也建立了一个极权制度，只有一个强大的党，虽然越南仍是分裂，但这些国家却不反对它加入。关于力图作为绝对先决条件强加在两个朝鲜

的统一办法却没有人提起了。而且越南的统一最终会是容易达成的，因为两方政府有着同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同样的意识形态，在国际领域内有着同样的地位。

在国际势力均衡的范围内，按逻辑说，拒绝南朝鲜的加入将会导致阻止越南两方的加入。因此有些政府并没有运用广泛而公正的会籍普及的准则，而是执行一条完全歧视性的路线。这一切充满着某些狭隘的、偏执的意识思想。这个事项在安全理事会提出来的时候，这些国家毫不羞耻地说出这些想法。在那儿，各发言人任性使用暴露出他们的偏见和歧视的称号和形容词。

让我们按照欧洲安全合作会议在赫尔辛基缔结的最后议定书来审议这些事实。这个文件签署未久。但在每天的生活现实中，很可悲地，这种精神还是很缺乏——即各国政府不干涉别国内政，并力图寻求协议而不是寻求使我们分开或导致我们对抗的分歧的精神。

恐怖主义和颠覆仍在破坏文明的重要支柱。我国曾多次在这个讲坛上谴责这个情况。国际社会还没有对这个痛苦的人性和道德问题给予它所应得的注意，特别是既然恐怖主义和颠覆很明显地是和一些明里暗里支持、鼓励和维持这些行为的国家或多国集团有关。

没有人能够避免恐怖主义罪恶的不祥的威胁。甚至那些为了政治上的方便或意识形态上的偏袒而保护或在经济上支持这些恐怖份子的人也在所不免。

现在已是在国际一级上明确表示立场的时候，使有计划的恐怖主义和暴力不能在国际论坛中找到这种归根到底是削弱法治的容忍态度。

国际妇女年是联合国的一件突出的事件。巴拉圭美好的悠久历史显示在世世代代人的心中，妇女一直占着崇高的地位。妇女一直在爱、在和平、在工作和在无情的战争的可怕的日子中表现她们的伟大。她们在国家建设上，担任母亲、妻子、战士、男子的永久伴侣、农人、社会工作者和教师。随后，在国家遭受大破坏之后，她们重新建设了国家。在我国，妇女充分享有政权和民权。国际妇女年世界



会议本来应该是个极端专门化的事件，但是它没有达成人们的期望，原因是这个会议的整个进程都过于强调政治化。

巴拉圭本身安享和平并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巴拉圭政府及人民所渴望的只是和平、秩序、正义、和通过平等教育及自由而公开的选举而得到的真正民主。本月全国将举行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参加的市级选举，其中一些反对党的候选人名单是开放的，以便把那些还没有决定参加那一党的人赢过来。

巴拉圭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把它的希望寄托在富有成果的工作和持久和平上，这是在巴拉圭的伟大领袖和爱国者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将军领导下的共和与民主制度带来的。

巴拉圭为了国家的成长和发展所作的努力，反映在下列这一事实上，即一九七五年的国家预算案是一九五四年的二十六倍，当时第一次订立了现在仍在执行的稳定金融政策。

由于水电力的不断增长，全国乃能逐渐实行电气化所有领土乃能实现现代化。我国正在竭力吸引资金，因为有了资金就可以动用自然资源，不必把自然资源卖给外人。为了整个农村人民的利益，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土地改革方案。众所周知的和阿根廷共和国及巴西共和国合作进行的水电工程正在稳步前进。巴拉圭现在已在输出电力了。一个以自由为基础的有条有理的经济，在国家为其自由市民利益得作全面干预之下，是对投资和建设性的生产的最好后盾。

今天在巴拉圭已经没有同胞间作悲惨斗争的余地。巴拉圭人民体会到和平与宽恕是走向富有希望的将来的唯一道路。

巴拉圭是一个初级产品输出国。它仍然诚挚地信任人类和联合国，并且希望富强的国家将会了解它们在今日变化中的世界所起的真正作用。我们相信，和平不仅意味着没有武装冲突，它还意味着高度工业化国家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进行合作，以确保各国人民的成长和福利以及公平的国际贸易，不论通过下列任何一种方法：促进发展来满足国家的基本需要，世界各国同来解决金融问题，应该向一切国家开放

的技术，或在平等对待不平等国家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这些成就将会使今天分隔富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缩小。它们将会为我们所渴望的和平、富裕和自由的更好的世界奠下基础。没有和平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每个人的饮食就带有苦味，而和平就只不过是虚假的；有面包而无自由的和平降低人类的尊严把人们变成牛羊而已。

最后，巴拉圭希望重述它两年前说过的话：我们需要一个有力的组织，不要一个空洞的、咬文嚼字的、只是用来排出废气的组织；我们需要一个团结的组织，在这个组织内，强国将帮助世界及所有人民的进步，在任何纬度的一切人都一律平等，不再有一些国家拥有特权而另一些国家被忽视或被遗忘，不再有外来干涉、经济依赖、剥削、武力或思想压迫。

梅洛·安图内斯先生（葡萄牙）：我十分高兴代表葡萄牙在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上发言。在我发言这个时刻，我国由于在国际上越来越多地负起具体责任的结果，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根本变化。在这个时刻，葡萄牙正在处于下述情况：要在尊重和捍卫自由与人类尊严、在国内和国际上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不正义和剥削的基础上寻找它作为一个国家的新的特性。

最近，我们看见了几个新国家的诞生。它们也使用我们的语言，它们自己创造了文化。从它们的文化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化和思想形态的回声响应以及不可磨灭的标记，显示我们曾经共同生活，虽然它们在殖民主义的压迫下同我们疏远了。

国际社会开始听到这些国家的声音。它们的声音是有份量的，因为它们代表着长期以来为自由、正义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人民。首先，我祝贺今年加入联合国的葡语国家。我们要向佛得角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和莫桑比克致以最热烈的兄弟敬礼。去年，我国政府已有机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欢迎几内亚比绍加入联合国。现在，另三个从前在葡萄牙所统治下同我们一样受到不正义而且残酷的战争所害的新国家也已经加入联合国。这证明我们的用心是真诚的，我们的非殖民化政策是认真的。这使我们深感自豪和愉快。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国经历了一个过程，从毫无历史意义的超殖民主义的残余，转变为在解放殖民地人民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真正负起责任的国家。在这里，我不能不回忆起阿尔及利亚在这过程上所起的作用。阿尔及利亚对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葡萄牙秘密运动同各个葡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进行对话始终表示的支持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后，就转变为在葡萄牙新政府和各解放运动之间从事调解的任务，尤其是布迈丁总统负起了这任务。这一切都应当得到我们的衷心敬意。因此，我要特别向联合国大会上任主席、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致敬。的确，布特弗利卡先生的个人素质和政治才能，对提高他的祖国在国际上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最受尊重的发言人之一和有条有理的不结盟政策的提议者地位作出了贡献。

不过，在这方面，我不能不同时强调坦桑尼亚共和国和赞比亚共和国在我们实行非殖民化的过程——对于我们的历史、对于我们寻找自己国家的特性都是非常重要的过程——中给予我们的援助和支持。我们一向感到，这两个国家，特别是两国的总统尼雷尔先生和卡翁达先生，他们显然受到先进人道主义哲学的启发，都是对于在非殖民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复杂问题富有注意力和理解力的对话者。

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认识了我们在这个非殖民化过程中的诚恳努力。这种认识已由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即二十四国委员会——今年在里斯本举行会议重加肯定。我国政府当时就深刻地强调了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

我不能不以最尊敬、最钦佩的心情向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致敬。葡萄牙政府有机会在许多场合中认识到瓦尔德海姆博士深远的政治意识和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的深刻理解。我想起他去年访问里斯本，这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致力解决殖民局势所产生的问题也有重大的影响。

今年，卢森堡首相加斯东·托恩先生担任大会主席。西欧因此就由一个位于拉丁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的汇合点，称得上是欧洲心脏的国家来代表。我极其诚恳地向托恩先生致敬，祝愿他任内取得最大的成功。

葡萄牙是西欧的一部分，它深知它的历史使命永远不可能从它所属的欧洲地区分割开来。我们经过坚决斗争而取得的葡萄牙的全部独立，绝不可能在对抗欧洲的情况下达成，唯有在同欧洲建立正确关系的情况下达成，因为我们同欧洲有共同的文化，并且在经济和移民方面结下了深切的关系。

在主要经济中心和第三世界国家——不平等和不平衡国际局势的受害者——之间建立更公正、更平等的关系的斗争中，葡萄牙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同欧洲建立这种正确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国际生活的逐步演进也是一个切实贡献。最近的联大特别会议是这两群南辕北辙的国家进行对话的重要一步，当时我国已就这个问题发表声明，重申我们对穷国的斗争团结一致的立场，主张工业大国扩大开放和加强理解。

由此可见，我们非常重视发展中国家的的问题，因为我们同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也同样重视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使这些国家不再陷于寄人篱下和日益不平等的处境。

葡萄牙已经表示遵守《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内的各项原则。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最近的行动，谋求建立一个公正的、人道的国际经济关系新制度。\*

在那些使经济大国同穷国发生联系的事关人类生存的决定性对话中，欧洲同非洲间的对话使我们处于一个特别有用的地位，因为我们可以发挥作用，作为这两个地区间的一座桥梁。我们对非洲大陆的历史责任，使我们明白如此长久受殖民统治的非洲人民今天要力图摆脱的苦难是多么的深重。

非殖民化的重要经验使我们逐渐认识到，在欧洲这个传统的殖民主义受惠者同非洲之间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发挥调解的作用。葡萄牙虽然是一个殖民主义的國家，却不是一个从事帝国主义剥削的经济大国。它位于欧洲的边缘，从属于欧洲

\* 副主席额尔敦别列克（蒙古）代行主席职务。

的大工业中心，随着战争的加剧，它作为大量私人跨国利益的“运输带”的作用也越来越臭名远扬。这是过去的事了。今天，葡萄牙的政治力量要为处境不利的各阶级服务，奉行进步和国家独立的政策，我们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执行了非殖民化过程，而又不打算推行新殖民主义，葡萄牙能够成为主要财富与权力中心同第三世界贫穷与被剥削国家之间新关系的桥梁。

我们认为，通过废除被强大利益所歪曲的国际经济机构——这是不平等的根源——来消除富国与穷国之间日益加据的不平等，不但为了正义必须如此，而且是制服冲突、建设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个在和平奋斗上举足轻重的因素是裁军。裁军早就是联合国的一个优先事项，由于核武器越来越多，于是这个问题变得一年比一年紧急。葡萄牙赞成尽快召开世界裁军会议，以便所有国家以平等地位讨论这个关系人类存亡的问题。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一向着重的是它维护和平，对伤害世界的冲突寻求谈判解决的作用。

在葡萄牙法西斯主义的最后几年，由于本组织坚决采取反对葡萄牙殖民政策的立场，我国统治者有计划地贬损本组织。但是，这种立场却教育了我们葡萄牙人尊重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对前外交部长马里奥·苏亚雷斯和共和国总统弗朗西斯科·达科斯塔·戈麦斯将军所代表的新葡萄牙的接待，使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本组织的结构已经适应了从旧金山会议以来有许多变化的国际情况。指责本组织在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不起作用，是不公平的；事实上，联合国过去几年经常担任敌对双方对话的调停人和劝解人。既然现在小国和不结盟国家的意见在国际社会上越来越受重视，所以联合国的结构和组织仍然需要逐渐地反映这种形势。但就一般而言，我们仍可以对本组织的活动诚恳地作积极的评价。

去年，国际局势有一些重要的明确发展。

首先，我要着重指出在消除殖民统治方面的进展。在这种过程中，我们为达

成正义的非殖民化所作的政治努力，以及各解放运动的政治能力和民族代表性，都具有重大意义。

越南和柬埔寨战争的结束也是世界和平的重大胜利。受到长期破坏性战争折磨的越南和柬埔寨人民，通过自由地自主选择他们的政治前途，终于能够达成和平。

今年的欧洲安全会议也是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一个历史性步骤。葡萄牙积极而关心地参加了欧安会的工作，这次会议产生了许多重要决定：关于稳定欧洲国家间的关系，增加欧洲各国之间的合作——即使它们属于不同的政治和军事集团。因此，欧安会标明了消除集团间严格对立的原则，并且是对国际缓和的一项具体贡献。

现在我要谈谈对国际和平威胁最大的某些问题。

关于中东，我们看到对联合国已经作出的决定不予尊重的现象，深感关切。我们希望这个地区得到和平；这项事实并不表示我们不尊重任何已经存在的国家，可是我们也决不接受任何暴力或帝国主义的解决办法，或一方以武力将其意志强加于另一方的行径。

我们感谢最近提出的有关这个地区的和平倡议，希望这些倡议会导致一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和国家权的解决办法（尽管我们认为不能忽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赞同一种使各个社区都能自由生活而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称王称霸的解决办法；这是一向指导我国非殖民化政策的原则。

关于塞浦路斯问题，我们所看到的也是在同一个领土内并存、但是无法和谐平安相处的两个民族社区。

塞浦路斯处于地中海的地缘政治区域，我们认为这个区域可以扩大，就是让南欧国家同北非和中东国家更趋接近，这样一来，迟早会非常积极地改变世界上的势力关系。塞浦路斯人民争取自主选择其命运的斗争，必然会有助于地中海区域的巩固；我们认为这点极为重要。

我们对种族隔离的谴责是绝对的，这是由于我国政策的国际主义。 人与人之

间的所有歧视，不论是根据种族、性别、宗教或任何其他标准的歧视，同我们的良知都是不相容的。这种歧视是对人类进步的否定。

关于罗得西亚，葡萄牙早已承认非洲人全国委员会是津巴布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已谴责索尔兹伯里政权的压迫及歧视政策。尽管我们认为必须对罗得西亚的少数统治政权施加最强烈的国际压力，可是，我们仍然希望能够通过谈判，以和平、政治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纳米比亚，我国的立场是：该领土正受南非共和国的非法占领。我们希望该国不久将会接受联合国已经通过的各项有关决议。

我要转到目前我们最关注的两个问题；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行动完全符合以尊重人民政治选择和否定任何形式的新殖民主义为基础的非殖民化政策。我指的是安哥拉问题和帝汶问题。

我国一贯遵守的非殖民化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尊重殖民地人民的人格和他们自行决定其政治前途并建设最适合他们政治条件的社会型态的能力。我们认为民族解放运动是殖民地人民唯一合法政治表示；这种运动扎根于人民，而且没有什么种族上的差别；事实上，这种运动在政治和武装斗争领域里，推动了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过程。

关于安哥拉，那里的三个解放运动在思想意识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它们的存在使上述原则的执行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就各该解放运动来说，它们造成这种困难的方式是有系统地违反现有协议，不断地对整个领土使用武力，和拼死地要在独立那一天取得霸权，而不顾许许多多的欧洲人和非洲人的牺牲和痛苦。

不论葡萄牙人民作何政治选择，也不论他们的领导者怀有何种思想意识，葡萄牙深信它绝对不可把预定的政治或社会模式输出给或强加于它以前的殖民地。民族解放是人民自身的任务，因此没有人能替安哥拉人选择他们的前途。因此，我们承认，而且国际间也承认安解阵线、安哥拉民解、安哥拉独立联盟这三个解放运

动是合法的对话者。我们为了安哥拉人民的最大利益，已经极力设法通过政治的方法使这三个力量能够达成一项协议。在阿尔沃尔协议中，这三个解放运动互相默认对方合法性，并且还为了独立、设立一个过渡的政治结构，但是这些协议在许多方面都为后来发生的事件所取代。虽然如此，葡萄牙仍然坚守这些协议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因此它继续承认这三个解放运动是安哥拉人民的合法代表；认定十一月十一日是安哥拉的独立日期；并确认该领土的完整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安哥拉当前具体情况显属一种内战局面，因此独立之日能否转移政权殊成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深切希望非洲各国，特别是在这个地区有直接利益的各国通力合作。如果三个解放运动与葡萄牙立即召开一次会议，并由解放运动选定其他若干非洲国家以和解人的身份随后加入会议，共同研究转移权力的具体形式或方法，那便是朝向合作方面作出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的贡献。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给予的积极支持，以及大国或巨大经济利益方面的不加干涉，对解决严重危害该地区政治平衡和严重威胁世界和平的安哥拉冲突来说，是具有最高度的重要性的。为避免内战扩展到了整个领土，各方应该作出一切努力，特别是在独立以后。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力量，我们还将继续地竭尽所能，但是我们也希望国际社会日益了解到它在该领土的政治前途上，也有责任去谋求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法。

关于帝汶，它的局势是极端的严重。葡萄牙向帝汶的各个政党——帝汶人民民主协会、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帝汶民主联盟——建议，为和平解决领土的政治前途、举行会谈。我们预备接受各式各样的政治办法，只要它能真正顾到帝汶人民的利益，而又不忽略该地理政治区域内各国的合法利益——即印度尼西亚的合法利益，同时这项办法还要得到帝汶的各个有代表性的政党的同意。另一方面，葡萄牙现在宣布，它准备与印度尼西亚举行适当阶层的会谈，以便开辟一条途径，来迅速地议定解决现存冲突的办法，并确定三个政党所能同意的该领土政治前途。



最后，我想提一下我们对于今日分裂世界的两大集团所持的立场。

葡萄牙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成员。按照作为我国临时宪法的武装部队调动纲领，葡萄牙遵守以前作过的所有国际承诺。我们无意对我们在这个组织的会籍提出疑问，因为我们相信，要达到可以逐渐废弃冷战时期留下来的敌对集团的缓和，其最有利的办法必须避免把现存的地理战略均衡突然加以破坏。因此我们愿意忠于大西洋公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表示与不结盟国家集团以及所有和我们自己一样为真正民族独立政策铺路的人之间的真诚团结与“和睦”（我们比较喜欢这个用词）。最近葡萄牙以宾客的身分参加了在利马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并在设法加强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多边或双边接触。我们要继续执行这个政策，而且坚信这样不但会加强我们的民族独立，还会为世界独立人民所希望建立的新型和平团结关系作出更积极的贡献。

我们知道，我们愿意在当前世界上起的进步作用不能与我们在西欧的立场割断关系。我前面已经强调指出，我们在欧洲与第三世界的国家——特别是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能够担任起对话者的任务。最近发生的令人鼓舞的一些事，象洛美协定，都使我们相信可以在欧洲和第三世界之间建立更公正公平的关系，来抵消大国的势力。在截然相反的两方面重新建立关系的时候，地中海区域可以起重要的作用。

我已经对大会说明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路线。这个政策是根据一项武装部队运动以葡萄牙人民的名义所决定，并在自由选举中由人民的主权意志所批准的基本抉择而规定的，这项基本抉择就是政治民主中的社会主义。

就是说：葡萄牙人希望社会逐渐摆脱由于财富和社会决定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造成的人与人各种各样形式的疏离关系；就是说，他们希望走向一个没有阶级分别的社会，一个坚决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在另一方面，也就是说：在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葡萄牙人不想牺牲建立在代议制度、普选权和多党制度上的政治民主的胜利成果，因为我们相信，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不否认这些历史的成果，而是加强它们，使它们普遍化，同时更对人民的创造力可能想象出来的其他民主生活形式，敞开大门。

从这个基本抉择出发，我国的外交政策尊重国际生活上的各项基本原则：和平解决争端，各国主权平等，排斥外来的对人民选择和人民命运的干涉，同世界各国人民建立关系而不论它们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从这个基本抉择出发，我国支持当前国际上正在发扬光大的进步趋势：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争取完全独立和争取新的更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斗争，以及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缓和关系的逐渐发展。

人类悠久的愿望，是要消灭民族、种族和阶级特权与自私所造成的壁垒，这就要求国际关系走向正义与和平。人类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世界大同的境界。民族也好，文化也好，都不可能再回避巨大的世界潮流和世界趋势；有些国家要把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野心强施给其他国家，这已经是人类一致的良知所越来越不能容忍的了。

我国曾经担负过历史性的任务，首先把原来相互隔离的各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连系起来。今天我们对人类走向世界大同的下一步——象一位葡萄牙诗人所说：“一步步更富人性”——作出贡献。

达到“更富人性”，要通过两个途径：完全消灭那些几乎总是由少数人的有力集团仅仅根据自私利益而造成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力的滥用和失去控制的情况；要认识到国际关系必须代表全人类最高利益的汇合点。

因此，我们关心地注视着那些以利润为唯一出发点的私人利益在全世界漫延，甚至超越了国家范围。从今以后，在国际关系上，在各民族争取完全解放的斗争上，须要牢记这一事实。

人类唯有排除至今仍在忍受着的迫害和剥削，才能够充分承担起宇宙价值的创造者和宇宙良知本身的任务。因为我们所关心的，不只是人种的生存而已；我们要把人类从一切压迫和隔离解放出来，结束原始的人类社会状态，从而使人性充分发挥。

阿斯纳杰先生(也门)：我要向加来斯·托恩先生当选本届大会主席致最热忱的祝贺。我们的祝贺表示我们钦佩他的杰出的品格，由于他的智慧和指导，这将无疑地保证本届会议的成功。我们也赞扬他的国家，他的国家在欧洲具有特别的地位，我不需要提醒大会，我国愿意巩固并加强它与所有欧洲友好国家的关系，我们认为欧洲是现代文明和技术的源泉，全世界都因此而获利。我简直不需要说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愿意在互相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友好的关系，以便建立积极、富有成效的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合作奠定基础。

我也要对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的宝贵努力表示赞扬，我们感谢他以如此大的诚意进行他重要的工作。

我国也要对我们国际组织的三个新会员国表示欢迎；它们的加入使得本组织更为重要，是使本组织朝向普遍性的又一步骤。我要代表也门向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佛得角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道贺，并向它们表示我们殷切地期望它们对联合国工作作出积极的贡献。

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九届常会和第七届特别会议在国际关系上标志着一个明显的转戾点。巴勒斯坦人民收回了一些他们被剥夺的权利，在经济合作方面，特别会议达成了许多目标。特别会议在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先生的倡议下召开，而第二十九届常会和第七届特别会议无疑的是他的卓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的努力表现他在这两届会议担任主席并赢得了我们大家的赞佩。

本届大会象其他各届大会一样，要处理许多重要的议题。但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是各会员国和整个世界舆论注意的焦点，因为这个事业内在的危险，具有新的爆发性威胁着中东和全世界，而其范围和影响是难以估计的。大家都知道为数近四百万的巴勒斯坦人民的领土仍被侵占，他们的合法权利仍被践踏。巴勒斯坦大多数人民在以色列占领下遭受恐怖的压制，其他的人则在他们的土地上和散布在邻国的难民营中过着痛苦的生活。还有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散居在该地区的内外。

以色列利用武力把土著人民赶出他们的土地，侵占了他们的财产，仍否认他们

的权利仍阻止他们返回他们自己的家园、重作他们的生意和农业，仍忽视他们的合法公认的权利，仍公然违抗联合国的有关决议。

你们还会记得由于这项违抗，联合国大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对此表示特别注意，当时它几乎一致重申“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取得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大会再次确认：

“……巴勒斯坦人重返他们被迫离开的家园和产业的不可剥夺权利……”。

(大会第3236(XXIX)号决议)

我们也应当提醒大会，联合国在去年和过去几年的有关决议都承认巴勒斯坦是寻求中东持久和公正的和平的主要一方。为了使中东问题得到这样一个持久公正的解决，我们必须给予巴勒斯坦人民充份的国家权利，因为除了完全撤出占领阿拉伯领土之外，这是问题的核心。

我们也注意到第3236(XXIX)号决议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报告这个历史性决定的执行情况。我国代表团将研究这份报告，并且将就必须采取的步骤提出意见，以便恢复一个遭受不幸命运应由全世界负责的人民的权利，并消除这种非正义的局面，因为它目前所处的情况违反了联合国的基本目标，惯例和原则。

对于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权利是如此，对于一九六七年以来，联合国三个会员国受到军事占领的被强夺的土地也是如此。以色列继续忽视并违抗所有要求它从它以武力占领的领土撤出的决议。

国际社会应当考虑采取联合国文件中所规定的制止措施以便最后中止以色列对联合国决议的不让步和违抗。

基督教和回教世界能够忘记圣城耶路撒冷是占领领土的一部份——耶路撒冷及所有的神圣建筑，它的历史，它的地位，和在数百万基督教徒和回教徒心中的精神意义吗？耶路撒冷还可能应当被占领？本组织主权国家的不可分割的领土还可能应当继续被占领？全世界承认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还可能被忽视，而不会造成一个阻止任何旨在建立持久和公正和平努力的爆发的局面，严重危险地威胁到整个地区和全世界吗？

我们必须在此提及以色列要收到的新的、高级的、附加的武器，有了这种可以装载核弹头、大量毁灭性的武器它将会威胁整个地区。我要指出，把这种武器提供给侵略者——其费用达数十亿美元——只会鼓励以色列继续占领那些土地并无视清楚而合法的权利。

我要再次重复科威特外交部长在这个讲台上所说的。他说：

“美国对以色列的全部承诺构成了加强以色列决心拒绝从所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撤出的不祥先例”（第二三六八次会议英文本，第62页）。

这个问题是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极关心的问题之一，因为它阻碍了寻求公正解决所需要的努力，鼓励了侵略者紧抱着侵略夺来的果实，并将进一步鼓励以色列在支持它的犹太复国主义圈子里继续玩弄拿手的政治勒索——这是自由地无条件地、毫不让步地得到它所要的一切的手段。

这种以损及他人利益来响应以色列政治勒索的政策将加深疑虑并导致极大的失望。自今年开始，世界上已看到举行了各阶层的许多会议，缓和的政策由于赫尔辛基协议已取得了大步的迈进。我国相信国际合作的利益，对于许多这种区域和国际会议，如不结盟国家会议等已表示欢迎并作出贡献。我国并特别注意伊斯兰会议所进行的崇高人道工作，我们希望该机构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联合国的活动

我高兴地提到，我国政府特别重视有关加强关于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则和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地位的巩固，因为我们主张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原则，这个原则应受到尊重，使得全世界能够稳定，发展中国家能够进行对保证其复兴和发展极为重要的计划。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正以必要的速度和诚意来努力进行这项发展，我国主席，易卜拉欣哈姆迪把它列为他要实现的民族愿望的首要项目。我们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寻得加强联合国作用的方法和途径以便违抗及蔑视其决定的人不得不遵守联合国和国际法的规定，用以进行其保障及巩固和平的工作。

也门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参加了利马会议。它也参加了专为寻求以正义及其他积极原则为基础的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而召开的上届大会特别会议。我们欢迎大

会在特别会议结束时通过的决议以及大会所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如果发达国家和富国都能遵守的话，经济权利义务宪章将会填补它们最近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

我现在谈谈海洋法的问题。当联合国通过它的历史性决定时，这是国际社会所采取的一个勇敢前进的步骤。该项决定，在形式和内容上，规定国家管辖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是全体人类的财产。我们认为这是联合国所采取的最公正和公平的一项决定，因为这是本组织成立以来第一次采取了一项决定使地球上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权利和资源的公平分配上有新的、公正的并对所有人一律平等的观念。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对于海底委员会以及海洋法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会议具有极大的兴趣。也门坚持各国根据非洲国家和不结盟国家通过的公正决议行使领海主权的原則，这些国家都确认我们大家所坚持的原則。

我们之所以坚持无害通过的原則主要是由于我们承认沿海国对其水底土地有行使主权的权利，无论在它们的领海中是否有国际水道通过，当然，我们接受这个观念并不表示沿海国有权妨害贸易及其他航海的自由——正好相反。但是军事性的通过一国领海必须要接受一些条件，其中有些只是名义上的，即给予沿海国行使国家主权的权利以及这样做的意识。这些条件在必要时将能使它保证其和平与安全。

我们也认为最近正在拟订的海洋法的各项条款应当非常清楚地规定沿海国家完全有权拥有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经济区的矿物、鱼类及其他资源。

我们极乐观并且虚心地期待明年春天召开的第四次海洋法会议。任何意见我们都欢迎，只要这些意见不剥夺我们在我们领水行使主权的权利，无论沿海水域在什么地方，而且只要它们不妨碍我们在我们经济地区水域中开发的自由。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是许多极关心地参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第一、第二和第三届会议的国家之一。也门将继续对该组织予以特别的注意，因为自一九六四年该组织设立以来，也门一直对贸发会议的前途感到乐观。我们确实认为它是一个草拟实际措施，最后会使富有、发达国家和被剥削、发展中国家之间

的差距得以缩短的良好论坛。事实上，贸发会议在过去三届会议通过了积极而实际的决议，虽然它的决定到现在只实施了一部份，但是我们感到先进、富有国家将实施已经通过的及任何其后通过的决议，因为财富的公平分配是对全人类都有利益的；富国不能够永远继续剥削别国。

在也门政府和人民全力注意的事业中，有为自由和民族独立，消除种族歧视，和减少势力范围的各种斗争。因此我的责任和义务是讨论下列问题。我国政府对于折磨亚洲三个国家即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与柬埔寨，的残忍、痛苦的战争的结束表示极大的满意。我们希望这三国在遭受战争破坏后的重建工作上获得成功。同时，我们认为全世界必须对此崇高的人道工作作出贡献。

我们也坚决支持两个越南加入联合国的合法申请。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是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委员会的成员，在工作上有积极的贡献。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大国在世界上那个极重要的地区进行军事争夺，这些地区已经成了装载重要能源的超级油船的自然通道，无论是在和平、动乱或战争时期它对所有国家的重要性都是很清楚的。

关于召开会议审议世界那个地区的和平问题的某些方面，也门曾经参加讨论并将继续参加。由于越来越多的武器不断地聚集在那个地区，大国彼此竞争在印度洋的外围和战略小岛各处驻扎大舰队和设立基地，使那个地区越来越重要了。

同样是为了保证和平及免使另一个战略上日益重要的地区遭受战祸，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赞成通过伊朗所提出的将中东宣布为无核武器区的明智而负责的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将极小心谨慎地注意这个议题。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府及人民全力谴责南非的种族主义政策，这种政策违反我们这个时代的原则和观念以及人权宣言。我们将继续谴责使非洲人民受苦的这种种族主义政策，因为比勒陀利亚坚持继续执行违反基本人权的罪恶政策。比勒陀利亚傲慢地蔑视一切国际惯例和规章。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府及其人民确认应当采取更积极有效的行动终止这些非正

义的行动并迫使南非政府遵守联合国所通过的许多决议。

基于同样的出发点，我国也谴责南罗得西亚非法少数种族主义政权并全力支持津巴布韦人民行使其自决及主权的合法权利。我国政府也全力支持大会为终止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而采取的有效步骤。为了终止这个非法占领并给予纳米比亚人民完全独立、自决的权利，应当采取更有效的步骤。

去年我们曾经呼吁西班牙——我们现在要再度呼吁——终止统治里奥德奥罗和萨基亚阿姆拉，即西班牙占领的马格莱布萨哈拉。西班牙政府如果这样的主动就会消除该地区紧张局势的威胁并加强西班牙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传统关系。

最后，我要表示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希望和愿望，即通过我们国际组织威信的加强，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可以巩固，本组织自成立三十年以来，已证明是避免战争和灾害的最好的工具。我国政府将竭力帮助为提高联合国威信和增进其效率所作的努力，使它成为我们一直希望的，即确保以公正和各国权利及义务平等为基础的和平的实际工具，虽然有一些消极的方面使得小国和发展中国家受苦。这些消极的方面一直鼓励某些国家忽视大会一致通过或绝大多数通过的决议，我是指南非、罗得西亚和以色列等有法西斯倾向的种族主义政府。虽然如此，联合国仍然是世界各国人民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并且为他们的正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工具。



布特弗利卡先生（阿尔及利亚）：我以个人的名义和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祝贺阁下担任大会本届会议的主席，这是我再高兴不过的事。大家都知道主席先生有许多优点和才能，一定会胜任主席一职，这是不需要我象许多在我之前发言的代表们那么雄辩地细述的。由于他是我的朋友，我只想再说一句，大家选举他主持我们大会的工作是因为他众望所归的缘故，这同样也是对他的国家卢森堡的一种敬意。我们都晓得卢森堡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所起的杰出的积极作用，在一个强权经常胜于公理的世界里，卢森堡所关切的问题往往与我们的相类似。

由于我以前曾多次强调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所具有的才能，如果我不想要在这里再重复一次我们对秘书长先生孜孜不倦、一心一意地为我们组织服务，为联合国的蓬勃发展作出宝贵的贡献的话，从而冒犯了他的谦逊美德。

大会各成员一定会了解，我无法遵行每个人都向大会上届会议主席致敬的这个惯例。但对那些在发言中觉得我在执行任务时有些表现值得赞扬的代表们，我应该说，我深为他们的友谊所感动。我也应该告诉他们，如果我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和谅解，我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

我现在是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虽有许多不利之处，但也有所补偿，就是可以参考这里所发表过的所有分析。当然我们又有机会再次注意到已经是那么常见的意见分歧。但是似乎有不少的人觉得，在各国间的国际关系中正呈现出一种新的精神，同时，有些人预言的、我们所害怕的对抗终于敌不过新发展出来的较有希望的合作。由于我们一向主张进行自由坦诚的对话，既然这种情绪所寄托的表达方式形成了全体都具有的一种真正意愿，就是愿意接受和鼓励那些把国际社会颠倒过来的改变。就此而言，我们不能不感到高兴。在我们希望在这里建立的和谐关系中，若干方面表现的忍让节制绝不应该鼓励其他方面一事不为，或作为一事不为的理由。归根结底，大家采取现实主义的精神或应该有充分积极的演变，足以平息任何急躁情绪，合理地计划来消除任何可能忧虑的一种演变。

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和第二十九届常会的讨论无疑尖锐地提出了超过四分之一

世纪以来支配着我们的国际制度的缺点。这种揭发和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所产生的震荡，使发达国家了解到局势正在迅速地、危险地脱离它们的掌握，它们终久必须面对已经拖延了很久的大彻底改革。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突然对出现了一个新的大多数，破坏了一向对他们有利的旧的均势这件事大表不满。其实这个事实是可以预见的，绝不是自发的。可是，如果要在本组织建立起谅解的气氛，这却仍是一个不能不首先接受的事实。

此外，对这些事实的接受不难从那些同大多数意见不同的人们所宣称的民主原则找到关系。可是，有些人正是假借民主之名企图减轻那些组成我们大家庭大多数的国家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如果那些假借民主之名、夸耀自己所称的民主传统的人们，同样地尊重其他国家的人民，并且在他们的国际行为中显示了那些应该作民主的基础的美德，那么他们的辩证多少还有些道理。

相似的，我愿提一下有人时常——并且有时令人惊讶地——谈到本组织会籍普及的概念。那些现时常说到这个概念的人们，在不久以前还似乎对它并不那么有信心；这种突然的改变并未能消除别人对他们的诚意所起的疑虑。我们对于本组织会籍普及的概念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已经有过一次机会阐述这个概念。我们认为，这个会籍普及的原则应当是本组织努力以赴的理想，因为这个原则的实现将意味着国际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对于宪章的原则都具有同等的信心，并且承诺尊重这些原则。可是，绝不可以不计一切代价地来寻求实现会籍普及的原则而牺牲了这个基本条件。这样做就可能使某些一心一意想把本组织尽快搞垮的人们混进本组织。

任何情形都不应当禁止那些承诺接受宪章义务的国家加入成为会员国：它们的加入不应附有任何其他可能成为讨价还价对象的条件，也不受任何一种政治活动的左右。可是，最近在安理会关于接纳越南南方共和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上就发生过两次这种现象。美利坚合众国用它遵守会籍普及原则来说明它为什么两次都投反对票，这个事实也许值得强调，但根本不值得批评。只举出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来说，美国反对停止南非会籍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如果我不怕

过分夸张，我就会说，这种形式的会籍普及确实十分奇特怪异，一方面拒斥自动自愿地承担宪章义务的国家。而另一方面却自动地把普及的范围扩大适用于那些有系统地侵犯宪章规定为荣的国家。

然而，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的这种行为，促使我们特别注意由于滥用否决权而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大国对于它们打算使用这种特权的方式所作的保证，似乎由于健忘而丧失，并已在本组织档案里束诸高阁。 可是，似乎十分明确的是：否决权是有严谨的理论和人人熟知的意图为依据的，不可由从它获益的国家独断独行，而且它们根本不需靠否决权来保全它们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所占据的主要地位。

总之，这一切都显示必须重新讨论载于宪章中的种种因素。 三十多年来，宪章一直成为国际生活的指导，但现在这件事实的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宪章永远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 无疑地，宪章的实施远不如理想。 我们愿意承认这点，但是我们认为，这反而更需要我们彻底研究宪章未受尊重的原因，和研究增加什么样的规定才可以确保更认真地和更有效地实施宪章。

大家都同意，过去一年内国际局势上发生的变革的重要性。 两个超级大国继续想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公认的责任分担为基础取得平衡。 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已把缓和所根据的原则推广到发达世界的其他部分；一般说来，大家对缓和都满怀希望。

在这一方面，重要的是：在赫尔辛基表明的、以安全和合作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础的意愿不应局限于世界繁荣地区；这个当代确实需要的缓和应该推广到世界其他部分，推广到种族主义和剥削重重的非洲，阿拉伯各国人民最合法的权利仍遭受剥夺的中东，塞浦路斯危机日益恶化的地中海，因争夺地盘而严重威胁到各沿海国家的印度洋，以及遭到侵略和经济讹诈的第三世界所有地区。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缓和，从而促进有益于整个国际大家庭的建设性对话。

躲藏在置世界其他部分于不顾的“欧洲中心主义”背后是没有用的。 我们怎能把欧洲安全与危及地中海地区的威胁分开呢？ 由于外国教唆的结果，塞浦路斯

遭遇了困扰，这个由于塞岛的地理位置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政治问题和人的问题，而已成了国际大家庭主要关注的事件已经一年多了。尽管局势很复杂，我们仍然深信，塞岛两族间由历史铸成的纽带一定经得起当前风雨的考验，并使两族通过对话和谈判，在它们的分歧差异和民族目标之中终能找到最可能导致和平解决的办法；这种解决将维护所有各方的合法权利，同时保证塞岛免于任何外国驻军以及它的不结盟地位、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

正因为两次大战都在欧洲开始，我们无法把欧洲的安全和世界其他地区分开。

举例来说，由于新帝国主义的活动，我们看到印度洋紧张局势的越来越紧张。那个区域原应促进团结、和平、合作，现在却正成为对抗的场所；各沿海国家的安全和独立都明显地受到威胁。这个局势正在慢慢地，但是必然地走向危机状态；危机在目前还是潜伏着的，但随时都可能一发不可收拾。因此，国际大家庭有责任强烈重申其愿望：使印度洋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国海军的和平区。

可是，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就是在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内——由于这些国家人民的坚毅勇敢的行动，朝向它们政治解放和经济发展的目标的缓慢而艰难的进程正在继续发展。

美洲国家组织在哥斯达黎加的会议上决定解除对古巴的封锁，这证实了古巴人民英勇斗争的成果和古巴领导人的远见，无疑也代表不结盟运动在拉丁美洲的一次重大胜利。

越南人民和柬埔寨人民以重大代价赢得的胜利已在东南亚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必然会影响到亚洲其余的地区。许多年来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战争温床已经铲除了；但是，在该地区建造和平，真正、持久的和平，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不仅是因为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两个国家和人民都受了深重的创伤，而且是因为把战争的结构从根本上转变为和平的结构，势必涉及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我们深信那些人民在多年艰苦斗争中表现出勇气和坚忍，使帝国主义明了其权力

限度，他们必将以同样的英勇和决心负起新的任务，再度赢得全世界的无限钦慕。他们所作的牺牲不仅是他们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付出的代价，而且是对恢复小国地位和建立更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最珍贵贡献。

在国际社会方面而言，它必须表示它认识到所发生的事情并对这些人民所进行的重建工作再度给予关切和团结的保证。

我们对两个越南共和国要求进入联合国而遭到拒绝这件事，已经有机会表示我们的愤慨。这个本身已是无可容忍的拒绝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指摘，因为它所涉及的国家，是比很多其它的国家，更应该在我们之中取得其地位。因此，在促进世界人民之间的谅解方面，我们这个组织又一次错过了发挥真正作用的机会。

对柬埔寨人民所犯的错误，又因严重的不正义而加剧，现在幸而由于柬埔寨真正的代表回到本组织而得到了纠正。这种正义的恢复完全是柬埔寨人民努力的结果，他们的胜利行动使得这种结果无可避免。这本来可以是本组织的工作，并因此而可能使柬埔寨人民免受毫无意义的战争徒劳地延长而带来的额外痛苦。为此，理智的呼声有被听取的必要，主要是由那些直到今天还坚持着错误做法的人所听取。因此我们极为愉快地欢迎柬埔寨代表团出席大会，我们认为这是它的人民胜利的象征，也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我们组织内理智获胜的象征。

在仍待解决的各项问题上，理智亦能同样获得胜利吗？我们能够终于看到本组织铲除他针对和平统一朝鲜而设的障碍吗？我们认为现在已是最后结束冷战的时候，这段漫无止境的历史并未为联合国带来特别的光彩。现在已是本组织在解决朝鲜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首先要求从南朝鲜撤走所有外国军队，让朝鲜人自己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他们自己的内部争端。

我们对中东问题的关注，与所有其它代表团在这里表示过的完全相同。我们对这些关注的感受尤为强烈，因为对局势的各种评价，就象对局势的未来演变的预测一样，都是十分矛盾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涉及的客观因素和激动的感情因素同样众多。由于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以及其后果的累积，问题的延长又使它更形复杂。但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前途，仍然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让他们行使这项权利是中东危机任何真正解决办法的基本要素。国际舆论经过了一段长时期才接受这个真理，大会终于在第3236(XXIX)号决议中确认了这一点。任何着意解决中东问题的手段，只有在赞同顾全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和促成他们的实现时才是正途。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响应国际社会对它的信心；它接受了这种承认，作为一种额外责任而它自己也已以行动充分负起这个责任。

在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中，巴勒斯坦人民在国际水平上已经取得权利，不久亦将承担起义务，他们的义务需要国际社会更广泛的承认，也应该更为勇敢明确地加以规定。即使按照其它民族所得的待遇为准绳，他们的斗争的合法性已再无争议余地，不过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更为显著的援助，仍将是有意义的工作。

这个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一部分领土仍被以色列占领着的国家，当然有正当权利，尽一切可能采取一切手段，去保卫它们的领土完整。它们比任何人都更能了解自己真正的利益，选择最适当的手段自卫。据我们看，除非是为了照顾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加强它们的全球性斗争、或为了保护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它们的行动自由并不受任何其他限制。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个地区阿拉伯国家为了收复失土、保证国家安全而采取任何行动，我们要不断给予全力支援。我们相信，在这个准确的意义下，我们必需审议最近通过的一些措施。对于埃及方面满意于它的收复失土和对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方面所感到的正当忧虑，我们是同样了解的。

我们无论如何绝不愿扩大这个地区的兄弟国家间的分歧；无论是当前利益或长期利益都要求它们彻底团结。可是，许多国家由于种种理由，已经对由此造成的新形势表示怀疑和关切，我们也必然具有同感。我们知道，这种关切的最大原因，是美国保证大举增强以色列的军事潜力，并且在那个已经很敏感的地区派遣美国的技术人员，作为观察员。我们不相信这个安排是走向中东问题的满意解决的真正的进展，因为这个安排是一次不平等的交易：一边“卖出”原不属于它的东西，另一边只收回本来属于它的东西的一部分，但是最令人不满的原因是，这个进展并不是朝着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的方向。

我们听说，这只不过是第一步，不久就会跟着有其他步骤。如果是这样，也许我们是悲观过早，并没有根据。可是，无论谁也不应该对目前局势里内在的危机存有幻想，更不应该对一个更大的危机存有幻想，那危机就是有人利用这个局势来增强以色列的地位，削弱阿拉伯国家的团结。无论如何，如果国际大家庭想要避免发现它自己卷在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悲惨结果的冒险行动里，就应该极端小心、警觉地密切注视事件的发展。

所有的人都欢呼非洲大陆非殖民化的进程是各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胜利，也是联合国的一大成功。非殖民化大业这样地走向胜利结束，是本组织最光辉的一页，也是它三十年来最重大的成就。它能够结束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的时代，促成新兴的自由国家的出现，给国际关系带来全新的面貌。这些变化，是国际社会全体所追求、所鼓励的运动的直接结果，应该认为是这种结果而加以接受；正象对它们带来的旧国际秩序的结构上的变化，应该欣然地加以接受一样。

今年，我们高兴地欢迎三个新会员国：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佛得角共和国。我愿再说一遍，我们祝愿它们成功、繁荣，我们保证提供友谊和不断的兄弟般的支持。

可是，安哥拉的一般局势显得令人非常担心，特别是因为这个国家位于问题影响无穷无尽的南部非洲。正在这个国家准备获得独立的时候，内部反对解

放运动的斗争已经使他们努力奋斗所期望的国家前途蒙上了阴影。我们希望，现在在非洲团结组织里努力平息抗争各方并团结各解放力量的工作，即将达到迅速的成功。我们呼吁安哥拉各个运动的所有领导人：放下他们的积怨和仇恨，克服一切暂时的分歧，追求着唯一的目标；那就是实现他们已经作出了巨大牺牲所争取的独立；拒绝一切将来会对他们至今所努力建立的安哥拉国家的主权发生很大影响的外国干涉。

既然我谈的是非洲问题和非殖民化问题，我就要谈一谈对我国直接有关的一个解放问题，这就是西班牙统治下的撒哈拉问题。去年以来，这个问题已经引起相当的关切和焦虑。实际上，大会上届会议通过了摩洛哥所提，经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附议的一项要求，请国际法院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司法方面问题提出咨询意见。二十四国委员会也决定派一个视察团去撒哈拉，并去几个有关的国家——西班牙、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

举办自决全民投票的工作已经暂时停止，等待国际法院提出咨询意见。咨询意见一定会使我们能够更加明了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同对西属撒哈拉领土所作的要求。阿尔及利亚政府本身则已经声明，并在此地庄严重申，对那个领土的任何部分不提要求，不过，阿尔及利亚认为，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是同它有直接关连的，因为这自然会影响到阿尔及利亚所在的地区的和平与将来。

大会一向认为这项非殖民化工作是要通过撒哈拉人民行使自决权来实现。即使在大会同意推迟全民投票以待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时，大会还特别重申西属撒哈拉人民拥有自决权，并且明白申明：请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不妨害大会第1514 (XV) 号非殖民化决议中所载原则的适用。



因此，阿尔及利亚政府认为导致撒哈拉终于走上非殖民化的途径，这是十分明确的。我国政府同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一起，一向支持大会有关这个问题的各项决议，因此，它认为除了在联合国的监督和保证下举行关于自决的全民投票以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结束西班牙对撒哈拉的统治的途径。我要顺便提到，这种解决办法同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的要求没有抵触，但是，如果要满足这些要求，除了遵循撒哈拉人民本身所作的明确的选择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途径。因此，直接有关人民的意见将永远是任何解决办法中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因素。

因此，阿尔及利亚的立场是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的。阿尔及利亚拒绝讲求利益的政策接受坚持原则的政策，一贯地遵守长久以来作成的各项决定，就是首先同兄弟国家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共同作出，后来又经过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国家和大会的各项决议不断重申的决定。尽管解决这个问题的各种办法可能有细微的差别，它们的目的都在使该领土非殖民化，遵奉宪章的原则申张人民的权利和促进区域的合作。

国际经济关系看来，不去留恋过去，同时还向舆论界中到目前为止因偏袒和固执不化的消息报道而形成的保守态度挑战。国际经济关系在客观上仍然是不平等的，这是事实，但是，昨天坚守立场的人，他们的各种立场不管多么稳固，现在必须为他们的局面和不正当得来的利益辩护并且必须承认他人的利益。

工业化国家集团越来越了解，再也不能安然无恙地继续根据过去的各种特权来对待现况，更不能只根据当前的急务来考虑未来。虽然世界是一个整体，却很不幸地，这世界却在物质的基础上受到划分而支配这物质基础的过程是如此不公平甚至让某些人享受浮华生活，而大多数却连起码的生活必需品都不能奢望。

然而最近举行的大会特别会议却似乎赞成改变这种状况。解决的途径更其切合实际，构想也更为明确而具有全球性。大家对于经济具有最大的重要性热心爱护，并对经济在国际安全方面发生的直接影响也有健全的认识。新的经济秩序不再被看作是适应世界经济制度上个别反常情况的零碎的重新调整。

虽然断言能源危机是我们共同遭受的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这话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认识到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因为团结一致，劲头十足，所以在赢得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占有带头的地位，这个认识却是恰当合理的。

石油生产国在阿尔及利亚举行首次首脑会议时，决定在合伙关系平等和利益均衡的基础上坚决地同工业化国家进行建设性的对话。石油价格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以前暂不上涨以及维也纳会议上协议油价最近略涨既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各成员国的友善表示，又代表它们的重大牺牲，但是这些行动没有导致预期由工业化国家努力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由于这种压力最近更为增加，又进一步减低石油生产国家的购买力。

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混乱脱节使国际社会在根本上动荡不安，在此情况下，阿尔及利亚最高级会议通过了具体的措施，目的在加强为行使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而采取的行动，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努力作出贡献，特别是通过重新调整它们的国际收支的措施。这个决定采取了坚定承诺的方式，这个承诺为期起码两年总额达到170亿美元，其中，40亿美元事实上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捐出的。这些承诺占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十点二，而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已经支配的数额占他们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这无疑是一项杰出的努力，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工业化国家为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提供的款项，在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二的十年间，只占其生产总值百分之零点四，而一九七三年只占百分之零点三。此外，在巴黎会议，代表第三世界的七个国家，驳斥使巴黎会议成为一个严格地只能讨论能源问题的会议的企图，因而能够挫败把能源问题和其它原料及发展问题分开的分裂性策略，且把这些问题本身都放在那个专门讨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所获成果的范畴内。

有人提出我们国家的困难完全是提高石油价格造成的这种错误论调，从而破坏发展中国家的团结，这种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而且因为石油是发展中国家在未来重要谈判中取得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的一张王牌，姑且不说是唯一的一

张牌，所以确保所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石油输出组织成员国的紧密团结，更是空前重要之举。

刚在联合国一级上表现出来的一致立场，显示我们的国家超越了立场孤立和态度局限的阶段，并能够在全球联合斗争的辩证中提出世界社会的行动。

不错，究竟最近看到的发展只是表示单纯的策略转变，或者表示对富裕国家原来要维护的过时观念的真正深刻的变革，只有到将来才能知道。

就在这个讲坛上，我们已听过无数次关于一个国际社会的梦想，在那个社会里不仅没有战争和军备竞赛的恐惧，也没有制造妨碍人类进步的不公正和特权的自私。我们再度宣告我们相信各国人民能够适应历史这一阶段的新要求，能够达成领导国际大家庭走向物质繁荣和精神文明的新高峰这一任务。

我的发言只谈到上述几个我认为我国政府应表示意见的重要问题。本届会议的议程上还有一系列无疑为整个国际大家庭关注的重要问题，我国代表团将于适当时间表示阿尔及利亚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立场。

即将结束的一般性辩论的广泛内容表明所有会员国对本组织的感情，也表明它们觉得需要说出它们的关怀、忧虑，以及对如何克服困难提出建议。我们相信，相互交换各种不同的看法首先会增进各国人民间的了解，并有助于使本组织的行动越来越起作用。

本组织在成立三十年之后仍然显得富于活力；尽管有许多批评和悲观的预言，它仍然是国际合作所不可少的有用组织。虽然我们 must 纠正它的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补救它的一些缺点，精简它的一些机构，但丝毫无损于联合国自成立以来所表现出的价值。我们各国人民对联合国的希望仍然是对它最好的颂词，也是使它继续和成长的最有力保证。

主席：我们现在结束一般辩论。

会议在下午六时结束